

走,去伊金霍洛旗看草原

邱波



内蒙古的草原风光,因其辽阔浑厚的美和极富传奇色彩的蒙古族游牧文化,而成为旅游观光的一道胜景,备受青睐!因此,散发着独特魅力、融合着自然美景和民族风情的草原,历来都是令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人们激情澎湃、一心向往的地方……金秋八月的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苏泊罕大草原,水草丰美、马壮羊肥!也就是在这个云淡风轻、天高气爽的时候,恰好迎来了伊金霍洛旗文化旅游局和西部散文学会主办的“喜迎党的二十大 笔墨丹青书画章”第十四届西部散文节暨伊金霍洛旗第四届秋采采风节活动,8月27日,我有幸与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江西、山东等13个省市的上百名著名作家、摄影家、书画家,来到伊金霍洛旗参加这次为期三天的采风活动。8月28日下午,在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高彩梅的招呼声中,一众文人从下榻的龙凯酒店出发,分别乘坐三辆大巴车,前往心慕已久的苏泊罕大草原。

风肆意地吹在脸上,掀动着衣角,听同行的当地人讲,草原昼夜温差大,确实如此,置身夜晚的苏泊罕,已颇感初秋的凉意。月色微明,几匹壮硕的马在木栅栏边悠闲地嚼着草,来往的游客,似乎根本就惊扰不到它们,马儿们依旧是一副从容淡定的样子。此刻看到马,自然就联想到了蒙古族这个号称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对“马”的情感是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他们的民族图腾是“马”,“马”的元素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骑马射箭、喝马奶酒是他们的生活日常,“马”与这个民族有着灵魂般的深度融合,能歌善舞的蒙古人热爱的乐器为马头琴,“马”已经渗透到蒙古族的精神层面,因而这个民族的整体性格都呈现出了“马”的热烈和奔放!追寻世界历史长河,在公元十三世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骑马带领大军四处征战,在欧亚大陆版图的变迁中,留下过蒙古人铁骑踏过的嘶喊和马蹄踏过的痕迹……

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旅游资源早已闻名全国。今天,站在新的起点上,勤劳智慧的伊金霍洛旗人民不仅打造出以草原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产业,还依靠立地条件和自然资源优势,借助国家政策的东风,发展各类经济项目。在三天的采风活动中,我们还参观了毛乌素盖林的荞麦种植基地和天骄绿能50万千瓦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光伏发电示范项目,据介绍,毛乌素盖林的土地适宜种植荞麦,近两年,随着人们健康生活意识的提升,绿色无公害的粗粮和杂粮成为城乡居民餐桌上的新宠。顺应市场导向,毛乌素盖林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建起荞麦种植基地,并实现了几千亩的规模化种植,央视13频道还对伊金霍洛旗毛乌素盖林的荞麦种植进行了宣传报道……听着村领导介绍,看到坡梁上已经开花的一眼瞭不到边的荞麦田,如同花海一般,非常壮观!近前看,荞麦苗的高度差不多没过膝盖,密密麻麻簇拥着生长在一起,荞麦的叶片不大,茎秆纤细呈红色,它的花由五六片较小的花瓣组成,是粉白色的,秋风过处,漫山遍野的粉色荞麦婀娜摇曳,煞是美艳,于是大家纷纷走进荞麦林里举起摄影镜头捕捉时光,留下身影……

荞麦生长在北方一带的山梁,这个时候,来自晋陕蒙的作家们因为熟悉荞麦这种作物,就饶有兴趣地向其他省市的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科普着关于荞麦的知识:荞麦作为营养价值较高的面食,由于口感细腻爽滑,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它的制作种类有很多,比如可做成荞麦烙饼、荞麦圪坨儿、荞麦碗托儿、荞麦面饼等等。本土作家张玉福还随口编了以荞麦为内容的信天游:荞麦种在山坡洼/好男人轮在我名下/荞麦开花一穗穗/门前站着小妹妹/荞麦结籽黑颗颗/人人都说我想哥哥/荞麦花开满梁白/越交越熟离不开……这首信天游曲调灵活自由,尽管歌词掉掉了,但有着浓郁的西北风味,仍旧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和好评,因为它以质朴的方式,表达着人们的一种情感。西部散文学会主席刘志成一时兴起,在荞麦地里拍起了小视频,小视频里刘主席深情款款地即兴编词:荞麦圪坨儿羊膻汤,死死活活相跟上,八月的伊金霍洛旗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百名作家文人深切地感受到,伊金霍洛旗毛乌素盖林的荞麦种植产业之花即将开遍全国市场……

走进天骄绿能50万千瓦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区,远远望去,山坡上铺设着连接成片的银灰色太阳能硅板,依山绵延数百米,迎着太阳闪闪发光,我们在心生震撼的同时,不禁感慨科技力量如此强大!在采煤沉陷区建设环保清洁的新型能源发电项目,修复了因采煤被破坏的生态,开发了新型能源,也发展了富民产业。据介绍,建设光伏发电项目,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农牧民参与”的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转、村集体经济入股,与光伏项目建立利益联结,光伏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为9亿度,产值2.5亿元。同时,在光伏板下建设饲草基地,配套建设万头牛养殖产业,让“农牧民”变“股民”,让“荒山荒地”变“金山银山”,带动新时代的伊金霍洛旗农牧民增收致富。

三辆大巴前后紧随着行进在伊金霍洛旗政府所在地阿镇的街道上,透过车窗,人们都惊讶地发现,这座北方小城市有着繁华的商业和靓丽的城市景观,彻底颠覆了人们头脑中对于北方偏远地区那种落后面貌的认知。驶出高楼林立的伊金霍洛旗城区,途经水草相间的村镇,车里文人墨客们围绕草原的话题,热切地交流谈论着一些民族传说和故事……去草原的路上,大家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示蒙古族宗教和文化渊源的4A级景区颐和生态文化博览园和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在游历观看古迹文物中,通过导游讲解,那段蒙古族鼎盛时期的人文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脉络。人们对草原文化的印象也更为丰富了……傍晚时分,沐浴在落日余晖里的苏泊罕大草原终于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惊喜之余,步入景区门口了几十米处,只见一座座蒙古包错落有致地排列在绿莹莹的草原上,如同绽放在碧波间的一朵朵白莲花……

气候湿润,富饶美丽的伊金霍洛旗,还因为其境内有久负盛名的成吉思汗陵墓古迹而被誉为天骄圣地,想必当年成吉思汗也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才选择在此处安营扎寨养精蓄锐,最后还长眠在了这块土地上吧!伊金霍洛旗苏泊罕大草原在历史上是成吉思汗六征西夏的屯兵整军之地,也是元朝之后,明清时期较大的重要军事驿站。苏泊罕大草原在铁马兵戈的时代能成为重要的军事屯兵之地,足以说明它历来就是一块草木茂盛、宜居宜牧、十分富足的风水宝地……夜色中的苏泊罕诉说着往事,几十个蒙古包的小窗口亮起了灯光,从全国各地不远千里相聚到草原的百位文化名流,在这个秋天的夜晚入住蒙古包,翻开苏泊罕一页页的历史今朝,倾听并品味着这里的发展变化,昔日的富庶草原,嬗变成今朝的特色景区,苏泊罕草原担负着民族的使命——发展地方经济、富裕地方百姓!蒙古包现代化的空调吹出暖洋洋的热风,文友们三五成群盘膝而坐,或挥毫泼墨激情展艺,为景区献上书画作品;或品享美食觥筹交错,抒发着对草原美景和草原文化的热爱和赞美!

进入21世纪,物华天宝的伊金霍洛旗,凭借

此时,外面的篝火也燃起来了,在酒的神奇作用下,人们眼底泛起异彩,情绪也跟着活跃起来,篝火越烧越旺,在阵阵欢呼声中,高高的火苗窜向草原的夜空,人们的激情在不断地升腾,升腾!激情燃烧的篝火,热血沸腾的草原,血脉张张的人群!在这个难忘的夜晚,在这个激情四射的苏泊罕草原,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友们,手拉手围着篝火尽情地跳着舞,欢呼着、陶醉着……他们心怀对草原的敬畏和祝福,用直击灵魂的语言和文字,热情地讴歌着伊金霍洛旗蓬勃发展的明天和未来!

此时,外面的篝火也燃起来了,在酒的神奇作用下,人们眼底泛起异彩,情绪也跟着活跃起来,篝火越烧越旺,在阵阵欢呼声中,高高的火苗窜向草原的夜空,人们的激情在不断地升腾,升腾!激情燃烧的篝火,热血沸腾的草原,血脉张张的人群!在这个难忘的夜晚,在这个激情四射的苏泊罕草原,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友们,手拉手围着篝火尽情地跳着舞,欢呼着、陶醉着……他们心怀对草原的敬畏和祝福,用直击灵魂的语言和文字,热情地讴歌着伊金霍洛旗蓬勃发展的明天和未来!

黄河滩头

张如

黄河从宁夏北上进入内蒙古,经巴彦淖尔转弯,流过包头、鄂尔多斯,转身南下,一头冲出内蒙古,向山西、陕西的褶皱中,顺流、拐弯,直奔入海。

黄河在鄂尔多斯,环绕鄂托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形成了一个“几”字弯。黄河像母亲的臂弯,抚摸着鄂尔多斯走过无数光阴。沿河滩人,沾溉黄河,人众,地广,日久。

春天,沿河人吆喝着牛马骡驴,一张犁铧深深插入大地,深耕细耙、整畦培垅、浇水施肥、播下种子,宛若一幅农耕烟雨图。犁铧像是一个横躺着的“?”号,犁把像一个斜着的“!”号,叩问大地,期待收获。犁铧翻出的泥土,冒着腾腾的热气,天气回暖转阳,这是清新的地气。

耕种,不会耕田,怎会种田。开犁即是开春。犁,提示着节气。回牛声飘荡在田野,是庄户人的长啸。

耨,用于下种。畜力拉耨,人扶着耨把,摇匀糜麻五谷,播种下地。

锄,就是一个单独的“?”号。钩朝前,或者像北斗星。破苗除草,去芜存菁。带月荷锄归,与北斗星遇见。天上的星,地上的星。星光观照着大地。

耙,形似“目”,前面畜力,后面人站在上头,轧碎土坷垃,这种情形,如果会意,就是一个“盒”字。执缰、持鞭、踩耙,吃喝牲口。耙出平展细碎的泥土和笑颜。

概括地说农事,犁耨锄耙,一言尽之。庄户人说话,一犁一耙。不拐弯,直来直去,拣要紧的说,没废话。犁地,线条弯了,就说是像蛇吃了雀了,中间鼓着一个包。长蛇整只吃进一只山雀,你可以想见。

沿河人,顶天立地,披星戴月,犁耨锄耙,灰土麻生,与天地共生。

夏天,金黄的麦浪,铺满沿河大地。割麦,弯腰,握紧一束麦苗,噌噌挥镰,躺倒一地。一片麦地割完后,像梳着寸头的小伙子样精神。打场,夜以继日,归仓。玉米,绿意未消,已结出棒子,粗如小儿臂,有点像初生的笋,剥去绿衣,煮出,抽掉白丝,乃黄金食品。葵花,昂着头,面向太阳,花黄如海。有的花盆已经沉重,便深深地低下了头,许是向大地或光明致谢。胡麻,开着花,像一湖水。甜菜,舒展着阔大的叶片,四散开来,拥挤不堪,努力展示生命的旺盛。麻林深深,身材高大,叶子茂盛,气味浓重。桑麻桑麻,沿河没有桑,只有麻。桑麻,便把南疆北国的农事一句话说完了。

豌豆,绿豆,红豆,蚕豆,豇豆,黑豆,黄豆……只有豌豆苗可在夏天吃,其他豆苗,没听说有能吃的。吃过茴香豆,原以为这是一个豆类,其实是用茴香煮过的蚕豆。凡用茴香煮



王梓杰 摄

过的豆,都可以叫茴香豆。黄豆,东北叫大豆,也是它的学名。沿河人,叫蚕豆叫大豆。蚕豆确实比黄豆大。蚕豆,像一个蚕宝宝,这命名是确实的。叫黄豆是大豆,黑豆也是黄豆一般大。这几种豆类,以颜色命名还是比较实际。

沿河的夏天,豆子疯长。假如粮食歉收呢?粮食生全靠一条大河。大地上要有人烟,便不能没有米粮和清流。达拉特有一首民歌里唱:“打鱼划划渡口船,鱼米之乡大树湾。吉格斯太到乌兰,海海漫漫米粮川。”

黄河边上的鱼塘,富一方百姓,跳出了渔民的欢欣。秋天,天地间一片黄。割玉米,葵花,胡麻,起甜菜,山药,萝卜、蔓菁,豆类欲裂,人像抱婴儿样小心翼翼。一股烟升起,废弃的秸秆、山药蔓,一把火烧了,肥田。火里烧几颗山药,绵、热、爽,就一筷子烂腌菜,要是加上点炀了葱花的胡麻油,香得不行。土豆入窖,葱成捆,蒜编成辫子,白菜,部分

入窖,剩下的腌了,一大瓮。腌成菜一小瓮。

秋风起,树叶簌簌落下,雁南飞。四野寂寥。冬天,居家、烧火、串门、赋闲、杀猪、过年。

进入一个院子,盖的是土房、砖房、起脊房不等。起脊房,房顶形如“个”,下了雨,顺流而下。一间或数间正房,还有南房、粮房、炭房,方方正正的四合院。院墙一旁,有养牲的牛马骡驴,只顾低头在槽里吃草、甩尾、顿足、喷着响鼻。牛,有时会卧下倒嚼,悠闲得如炕头的老者。

大门口是一个猪圈,喂一盆猪食,拱在盆里,一气吃完,卧倒呼呼大睡。主人摸摸,呼呼,似是回应。杀猪时,女主人,哭。

也有圈羊的。山羊绵羊,不定。农家不若牧家,养羊只是副业。一般在中元节,杀了吃。在牧区,杀一只羊,不算什么事。

院子里,或者拴着一只狗,也有散养的。散养的狗,来了生人,只管汪汪叫。拴着的狗,要是放开绳索,见了生人,也不做声,冲上去,就是一口。

进屋,一盘大炕。炕上铺油布或毡。炕的一角,擦着一叠铺盖,用一块碎花布盖着。有的方正,有的并不规整。地下,一具红油躺柜。躺柜上两头各放一个梳头匣子。上方,是一面长方形镜子,是主妇和女儿的梳妆镜。炕上,一个吃饭的方桌。吃完饭,焯菜。炉台连着炕。靠墙,是一只水瓮,能盛三担水。瓮沿挂着一只铜瓢,用来舀水。家居布局大抵如此。炕头,有的人家养着一只猫,弓着身子睡觉。听到地下一声响,一个箭步冲下去,像一头猛虎,捉了一只老鼠,先逗着玩玩,然后出了门,走到僻静处,吃掉。平常,只是展腿、洗脸、睡觉。猫洗脸,预示着要来客。洗碗布掉地,预示也一样。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应验。

也有养兔子的。屋檐下,有时有鸽子窝,呼噜呼噜,映衬着院落的寂静。

鸡,一般是要养的。吃鸡肉、鸡蛋,兼以卖钱。鸡还担负着司晨重任。在北方是这样,南方的鹌鹑,不知是否也担当了此职。鸡,独立一方,凝望的时候,让人觉得它有好多无奈。

有什么也不养的,这种人家少。夏天要在院子旁边种一园蔬菜,却是不可少。

这只是记忆中的滩头景象,现在,黄河和时代的河流双水并流,已经冲刷出几不可复制的滩头镜像。你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沿河人,性格通达、强悍、朴厚、硬朗,也有狡黠的时候,用正面的意思是聪明。水利交通畅通,资源信息富集,人脉往来频繁,借地利之便,沿河人一度自负,颇看不起外乡人。这也是为人诟病处。说句实在话,人,有时也只是看不起别人一下,也被别人看不起一下。说到底,这种看不起,只是放大了自己的优点,缩小了自己的缺点。总之是人性的弱点。

黄河湾里,还有丘陵沟壑地区。本地叫梁外。梁外人,颇受时地的局限,而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但,随着资源的开发,梁外人腰包渐鼓,致富风潮不减。沿河人只好悻悻地说,先前比你们阔多了——像失意的阿Q。对于沿河人或滩头人、或梁外人的叫法,本地人或者也有敏感的时候。但客观讲,这只是以地域居住不同而言。

两地人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成。放大地域,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同。地域、民族、国别,统统如此。黄河、密西西比河、莱茵河,不仅仅是各自国度的河流,更是世界的河流。